



郭景信

出生：民國六十五年生

學歷：東海大學國貿系

現職：大開劇團團員

舞臺劇劇本 佳作 世界新末日

創作理念

一般人對世界末日都抱持著嚴肅且恐懼的態度，可是如果跳脫出人類或生死的角度，站在大自然循環的定律來看，一切都是再自然不過的。在劇中，筆者以劇中人物得知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之後，所做的反應為主軸，重點是在描述一般人在對世界末日其實倒不是一定如此的恐懼，反正全世界是一起毀滅的，倒不用如此費心計較，而在此劇中加入戲中戲的部分是希望藉著時事，再次呈現人往往只會迷茫於身邊瑣事，而世界末日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話題，對人的生活並不致有什麼影響，沒人會為此感到擔心亦或真正害怕。

創作理念

一般人對世界末日都抱持著嚴肅且恐懼的態度，可是如果跳脫出人類或生死的角度，站在大自然循環的定律來看，一切都是再自然不過的。在劇中，筆者以劇中人物得知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之後，所做的反應為主軸，重點是在描述一般人在對世界末日其實倒不是一定如此的恐懼，反正全世界是一起毀滅的，倒不用如此費心計較，而在此劇中加入戲中戲的部分是希望藉著時事，再次呈現人往往只會迷茫於身邊瑣事，而世界末日不過是茶餘飯後的話題，對人的生活並不致有什麼影響，沒人會為此感到擔心亦或真正害怕。

劇情大綱：

從前，曾有不少的預言家，都預言 1999 年是世界末日，可是 1999 年、2000 年過了，眼見 2001 年也即將如同往年一般，莫名其妙就過了，世界末日這個名詞也只能停留在過期的錄影帶出租架上，可是美國的 911 恐怖事件，再次喚起大眾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怕預期，而從前的預言再次被提出與這次的恐怖事件來做比對，人類可能因為戰爭而導致世界末日的說法又再度漫沿開來…

一個經營不善、即將面臨倒閉的劇團，企圖以「世界新末日」此劇，希望藉由時事的宣傳，再創昔日的高票房，因而避免劇團倒閉的噩運。誰知由於劇團內部的種種的問題，加上彼此團員的不和，使得此劇不但成為劇團的最後代表作，也使得「世界新末日」真正成為該團團長個人的世界末日…

人物表：

學生：男，中部某大學的學生，心思古怪，異想天開。

遊民/阿贛：男，天堂的二等天使，到人間尋找臨時天使，以應付世界末日的死亡人潮。

黑衣人/嫖客：男，一生沒交過女朋友，得知世界末日，以破除處男之

身為首要。

妓女：女，某大學心理系學生，打工為援助交際。

記者：女，急攻近利的主播，傲慢自大。

舞監：女，正經八百的專業舞監。

排助：女，做事迷糊又愛散播八卦。

阿贛：男，團長(導演)的好友，女友眾多。

舞台：男，剛到劇團的熱血青年。

第一幕

場景：公園、兩張公園椅

△女記者正準備開始作採訪，一流浪老人躺在公園椅上睡覺，一黑衣男子坐在另一張公園椅上看報紙。

燈亮--

場外(OS)：現場·5·4·3·2·1···

記：您好，記者現在所在位置，就是最近連續發生幾起強暴案件的小安公園，根據可靠消息指出，歹徒經常在此出沒，尋找單身女子下手，其慣用迷藥先迷昏受害者，在找其他地點予以施暴，但奇怪的是受害者婦女在檢查之後皆無被強暴之跡象，只是衣衫不整的昏倒在受害現場，所以本台記者為求更深入之報導，來到此現場採訪當地之人事物，看看是否能對案情有更深入之了解。現在記者發現在記者身後有一個人，似是以公園為居之遊民，其說不定能對此案情有不同了解。

記：你好，先生，先生。

遊：作啥，我睡得好好，你是在吵啥？

記：不是啊！我是有代誌要問你啦！

遊：隔壁有位，你去坐別位，這位攞是我在睡，去邊啊坐。

記：喔····不是啦！我是有代誌要請問你啦！

遊：喔，睡個午覺一直吵，是吵啥啦！

記：歹勢啦，要請問你一些問題。

遊：問問題哦！有啦！我有投給民進黨啦！

記：不是這啦！是要問你有關那個公園之狼啦！

遊：不是問選舉喔！公園之狼？我干啦不曾聽過？

記：啊請問你干有看過什麼形跡可疑的人嗎？

遊：啊這邊來來往往這多人，我哪知誰形跡可疑？····等ㄟ！你這是上電視嗎？不較早講ㄟ！（整理頭髮、衣服）

記：啊你常在這睡，最近干有發現什麼較不同的？

遊：對！對！（對鏡頭笑）

記：先生！先生！

遊：對！對！喔！公園之狼我有聽別人說過，對！對！（笑）

記：啊最近干有什麼不同的？

遊：對！對！喔！有什麼不同的？無啊！無什麼不同的，只是最近攞有一些查某，晚時不睡，在那哎來唉去。

記：啊再來呢？

遊：對！對！公園之狼麼，我有聽別人說過。

記：不是，我是問再來呢？

遊：喔！無什麼不同啊！

記：不是，我是說哎來哎去再來呢？

遊：喔！哎來哎去，對！哎來哎去

記：是啊！再來呢？

遊：再來我就睡啊！

記：……，多謝你給我們訪問，（看一旁之黑衣男子），那邊還有一個，我們去問問他。

記：先生（黑衣人不理他）

記：先生（黑衣人不理他），你不知道我是誰？我是電視上的新聞主播，（黑衣人放下報紙看看他後，繼續再看報紙），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張小琴。（黑衣人不耐煩離開舞台）

記：這位先生真沒見識。

（學生拿著一本課本出舞台，記者看到他）

記：這位同學，可以請問你幾個問題嗎？

生：可以。

記：你常來這公園嗎？

生：對啊，我家就住附近，所以常來這坐。

記：太好了，那你有沒有聽過公園之狼？

生：我有看新聞報導，哎你就是電視上的那個主播嘛！

記：對啊！那你住附近，有沒有發現什麼人比較不一樣的？

生：對不起，我在準備最近的考試，所以沒有什麼注意，一但有什麼發現，我一定會通知你們或是警方的。

記：謝謝你的合作，以上是本台記者張小琴小安森林公園現場報導。

記：等一下吃飯誰請。真是的，說到這個大家都跑第一，喂，等我呀。

（記者出舞台，黑衣人尾隨她而出，學生坐在公園椅上）

遊：少年ㄟ！喂！喂少年ㄟ！（學生看看他笑，繼續看書）

遊：少年ㄟ！喂！喂我們剛才上電視了！（學生看看他笑，繼續看書）

遊：少年ㄟ！你怎麼都不說話呀！來坐我旁邊陪我聊天。

生：不用了，那是你睡覺的位置，我坐這就好。

遊：來嘛！不用客氣。

生：不用了。

（遊民走向學生坐下）

遊：你在看什麼書？干有這好看？

生：沒有啦！只是一般小說。

遊：〈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這書干那麼好看？

生：還好，我只是剛看，還沒看完。

遊：世界末日，這裡面提到很多世界末日的事嗎？

生：其實也沒有，只提到書中主角個人的世界末日。

遊：一個人哪叫什麼世界末日啊。

生：我也不知道，或許是作者認為的世界末日，就主角本身而言，世界已跟他脫離，所以就等於是他本身的世界末日。

遊：什麼作者，什麼主角，什麼世界末日，啊那ㄟ聽攏無

生：沒有什麼，那些只是我對這部作品的猜測。

遊：喔！這樣喔！

（生繼續看書，遊覺得無聊又提話題）

遊：對了，你對世界末日很有興趣嗎？

生：是啊！我是看過了幾本預言書，說聖經，推背圖，燒餅歌都有預言世界末日的來臨，而法國大預言家拿斯特拉得馬斯也有預言1999年是世界末日，其中最記得的是，推背圖推出了1999年8月18日，太陽及九大行星，會以地球為中心排列成一個十字型，我本來還以為世界末日真的會來，不過1999年、2000年過了，眼見2001年也即將如同往年一般，莫名其妙就過了，世界末日這個名詞也只能停留在過期的錄影帶出租架上了。

遊：對，布魯斯威利演的，我有看過。

生：不過說也奇怪，在那天，還真發生了土耳其大地震，死了二千多人，而之後台灣也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尤其最近的美國911恐怖事件，又再次喚起大眾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怕預期，說不定，人類可能因為戰爭而導致真正世界末日的來臨。

遊：哦，你好厲害喔，這些事情我以前都不知道，只知道有世界末日。

生：你對這方面也有研究嗎？

遊：研究是沒有啦，是有個神．．．人告訴我的啦

生：那他說了什麼？

遊：他只是告訴我，世界末日是真的，而且是一定會來臨的。

生：他為什麼能這麼肯定，這些都只是預言而已

遊：他當然肯定了，因為他是神。

生：什麼！？神！？

遊：沒有啦，他是個算命的，算的很準，所以大家都說他很神。

生：喔，是這樣。

遊：對了，說了那麼多，那你相信世界末日嗎？

生：相信。

遊：為什麼呢？

生：因為我相信大自然是會循環的，就像是以前大自然使得恐龍滅亡一樣。

遊：循環？

生：對啊，生物發展到了一定的極限，就會透過循環而滅亡，而循環可能是環境的改變或其他因素，就像是六千五百萬年前的隕石撞地球，造成全球溫度下降，使得恐龍全部滅亡。

遊：不懂

生：就像是你頭上的頭蝨

遊：頭蝨？

生：對啊！人類就像是你頭上的頭蝨，你的頭就像是地球，人類為了生存而破壞地球，頭蝨為生存而吸你頭上的血。

遊：還是不太懂？

生：好，請問你頭上如果只有幾隻頭蝨，你會怎樣？

遊：大家都是在外面混的麼，就不用分什麼彼此了，我吃什麼，他們吸什麼。

生：那如果你頭上有很多，多到你癢的受不了，而且頭髮都快掉光了呢？

遊：那就要趕快去洗頭，或者去看醫生。

生：對啊！自然的循環就像是洗頭或者是看醫生。

遊：我懂了！一開始地球可以容忍少數的人類，但一旦多了，或是破壞太大，他就要自己洗頭了

生：沒錯，世界末日，就是地球要自己洗頭了。

遊：(從身上拿出小抄)，看來這些小抄沒什麼用了，害我抄了好久。

生：什麼小抄？

遊：我老實告訴你好了，你不能跟別人講，我是個天使。

生：(開始大笑)你是天使？你像嗎？

遊：你沒看過電視上的天使都是化身為流浪漢的嗎？

生：對喔。(繼續大笑)

遊：這造型可是我精心設計的呢！

生：是啊是啊！
遊：你不要不相信，我真的是天使，你看我有執照。
生：二等天使，李家贛，好像真的一樣。
遊：本來就是真的
生：好，如果你是天使，那請你把我變成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遊：我不會變法術，我的層級太低了。
生：那你來人間幹麼？
遊：上帝要我找幾個人去見他，並且在帶他們去之前告訴他們世界末日要來了。(突然遊民身上手機響，兩人同感不知所措)
生：你手機在響耶。
遊：你等一下(接手機)，對對對，我知道(掛掉)，你看上帝又打給我了。
生：是嗎？喔！那見上帝幹麼，又為何要告訴他們世界末日呢？
遊：因為天上天使不夠，世界末日一來臨，一下子死太多人，整個天堂的作業會大塞車，所以要找幾個上去打工的。
生：太誇張了，你是天使，還是神經病啊？
遊：我沒有騙你，你看這些小抄，裡面都是有關世界末日的筆記，因為我背不起來所以才做小抄
生：好像真的一樣。
遊：本來就是真的。
生：好吧，我相信你了，然後呢？
遊：因為你對世界末日已經有一番了解了，所以我就不用多做解釋了
生：然後呢？
遊：然後就是跟我去見上帝
生：見上帝，去那兒見？
遊：就在這兒(遊對生做催眠)，sleep，搞定，走了

燈暗--

燈亮—劇中劇

△工作人員佈置舞台。舞監走出。

監：排助，導演呢?(排助跑出)

助：不知道，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監：彩排耶，自己是團長又是導演，怎麼可以不到，再找找。

助：喔!

△ 阿贛在舞台邊打電話

阿：沒事不要再打來了，我在排戲哎，幸好我說是上帝打的，不然這戲怎麼排的下去。

監：阿贛，不要在那打電話，彩排耶。

阿：好了，不講了，舞監在罵人了。(下場)

助：舞監，還是找不到導演。

監：不管了，舞台好了嗎？

台：好了。

監：好，演員，幕後 stand by ，第二幕來。

燈暗--

第二幕

場景：為一賓館房間，舞台中一張大床

燈亮

△一嫖客走進，坐在床邊等待，因很緊張，坐立不安，檢查是否有錢，是否有帶保險套，拉開領帶等動作.....

△一妓女走進，敲門，嫖客開門。

女：你是打電話的張先生嗎？

客：對，快進來，免得被人看到。(拉女進入)

女：張先生很少出來玩？

客：嗯。(坐在床邊，很不自在)

女：張先生，張先生，你好像很緊張喔？

客：不會，怎麼會！

女：喔，是嗎？那你要先洗澡嗎？

客：不用，我在出門前洗過了，你先洗吧。

女：不用了，那我們開始吧！

客：開始！太快了，先聊聊天好嗎？

女：我那有那麼時間，我還要趕場呢！

客：我有帶很多錢，應該夠你一天的收入，不夠我可以再去提。

女：好吧，來聊天吧，那聊什麼呢？

客：隨便

女：你第一次來吧？(客點頭後又搖頭)，我想一定是的，看你這麼害羞。

(女靠近客，客因緊張一直往床邊坐，最後摔在地上)

女：哈哈，我有那麼恐怖嗎？我很醜嗎？

(客從地上爬起)

客：沒有，沒有，你很漂亮。(坐到另一床邊)

女：那你幹麼那麼怕我？

客：沒有呀，你不要再靠過來，不然我就又要摔下去了。

女：好啦，你真好玩，這麼膽小，還敢出來玩。

客：誰說我膽小，我只是還沒做好心理準備。

女：喔，是嗎？(女撲向客)

客：啊，小姐，你放尊重點。

女：我放尊重？我是.....

客：你再過來，我就要叫了，啊啊——

女：好啦，好啦，我不過去，好像我在強暴你一樣。

客：你不要過來。(小心的坐到床邊)

女：你也太誇張了，叫成那樣。

客：誰叫你一直過來。

女：好，我不過去，那麼我們現在要幹麼？

客：聊天啊，等我心理準備好，我們再開始做別的。

女：好，那要多久呢？

客：你不要一直逼我嘛，你弄得我越來越緊張，又得從頭做心理建設了。

女：好，慢慢來，反正我今天的時間都是你的，那我們聊什麼？

客：那你叫什麼？家住那裡？

女：你身家調查呀，要不要我把身高、體重、三圍都告訴你？

客：不用，你快說嘛。

女：我叫小曼，這是假名，真名我是不能告訴你的，家住台北。

客：我叫林.....，真名也不能告訴你，你叫我張先生就好了。

女：喔，張先生還在工作嗎？

客：嗯，那你呢？

女：我.....

客：對，你也在工作。

女：那可不一定，我是半工半讀。

客：這行有半工半讀，我還是第一次聽的。

女：你沒聽過援助交際的事嗎？

客：你也是？

女：對，而且我還是個大學生

客：不會吧。

女：這個社會就是這樣，笑貧不笑娼。看你的樣子，你沒交過女朋友吧？

客：嗯。(害羞)

女：有喜歡的女孩子嗎？

客：那當然有了，只是自己的條件不怎麼好，人家怎麼會喜歡呢？

(女靠近客，搭著客)

女：不會呀，別那麼沒信心嘛！(摸客胸口)，我覺得你也很不錯

客：你幹什麼。(摔下來)

女：哈哈，好好玩喔！

客：你太過分了。

女：好啦，不鬧你了，過來坐啦，真的。

客：你別又來了。

女：好。

女：你因為沒交過女朋友，加上多年來的慾火中燒，所以就出來玩了。

客：其實也不完全是。

女：那還有什麼原因呢。

客：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只是很想這麼做。

女：喔，我猜一定是跟你的潛意識有關，我跟你說，我是讀心理系的，這方面我有讀過。

客：潛意識，我想沒關係吧！也可有關係，因為我不確定那是不是作夢。

女：作夢？我不太懂你說什麼。

客：我自己也不懂，我只知道世界末日快來了。

女：世界末日？你腦子是不是有問題呀！

客：我也不太確定，可能是因為知道了快世界末日，所以……

女：所以你到這來破除處男之身，享受性愛的快樂

客：你不用說成這樣，很不好意思的。

女：對不起，因為分析心理正確，所以一時太興奮了嘛。根據我心理學的看法，你一定因為生活壓力太大，所以才會胡思亂想什麼有關世界末日的。

客：或許吧

女：來吧，說一些你生活上的困擾，讓我來為你做一下心理輔導，普通時期可是要收費，今天看你那麼可愛，就免費為你服務。

客：生活上的困擾，好像也沒有，每天朝九晚五，一模一樣的生活。

女：這樣嗎？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因覺得生命很無聊，所以內心有期待世界末日來臨的想法，或者……

客：等等

女：你想到什麼了嗎？

客：我準備好了

女：準備好什麼？

客：我準備好開始了。

女：開始？

客：開始要那個了。

女：不會吧，聊天聊著正興起，你怎麼會突然？

客：快點，不然又要從頭開始了。

女：你真是個奇怪的人，好吧，開始就開始吧。

客：從那開始？

女：對了，你不太懂

（客點頭）

女：好吧，我來教你，既然你已經洗好澡，那就脫衣服上床。

（客脫了上衣，上了床）

女：等等，褲子也要脫，不然怎麼可以……你知道的，如果你不習慣我可以幫你脫。

客：不用，我自己來就好了。

（從棉被內丟出褲子）

（女開始要脫衣服）

客：你在幹嘛。

女：脫衣服呀，不脫衣服怎麼辦事？

客：不用，不用，你到棉被內再脫，不然我會害怕。

女：好好，你最大了，一切聽你的。

（女也躺到床上）

客：燈的開關在那？

女：那裡

（客關燈）

客：你的手在幹嘛？

女：工作呀

客：那你的腳呢？你在親那裡呀？啊，會不會有針孔攝影機呀？啊——

燈亮—劇中劇

（舞台提便當走出）台：導演不在，舞監說先吃飯。（下場）

（排助把地上衣服收拾乾淨）助：耶，好餓喔，終於吃飯了。（下場）

△ 妓女與嫖客沒穿衣服躲在棉被裡兩人互看，大叫。

燈暗—

第三幕

場景：後台

燈亮—劇中劇

△ 舞台與排助在吃便當。

助：你有沒有看到導演呀？

台：沒有啊，整天都沒看到。

助：奇怪，晚上就要演出，他怎麼還沒來，喂，你有沒有聽說。

台：什麼。

助：聽說他和他女朋友分手了。

台：是喔。

助：我想他一定是太傷心了，所以才沒來。

△ 妓女裹著棉被跳過，嫖客裸著上身走過，但被發現。

客：好熱，什麼寒流要來，怎麼還這麼熱(溜下場)

台：原來是這樣，導演感情也太脆弱了。

助：對啊，導演什麼都好，就只有感情用事這個缺點。

場外：色狼。(嫖客被踢出)

客：好熱，你們在聊天啊。(因冷而發抖)

台：對啊。(對助)不過就算這樣今天他還是要來呀。

客：你們穿那麼多，不熱嗎？

助，台：不會呀。

台：而且還有點冷。

客：哎呀，年青人，怎麼這麼怕冷，要學我一樣，把衣服脫下來，鍛鍊身體，這樣就不會怕冷了。

台：不要，好冷喔。

客：快脫，你倒底有沒有男子氣概啊。(客脫下台的外套)我要把你衣服拿走，好好鍛鍊你一下，好吧，你們繼續聊。(客下場)

助：他是不是瘋了。

台：不知道，哈啾，好冷喔，我舞台還沒釘好，我不跟你聊了。哈啾。(台下場)

△ 服裝走出。

服：排助，你第二幕的服裝收到那了，我要用酒精再清理一下。

助：那邊，喂，你來一下，你知道導演去那了嗎？

服：不知道。

助：我跟你說，導演失戀了。

服：你怎麼知道的。

助：剛剛舞台告訴我的。

服：是這樣的喔。

助：不過我覺得不是，我猜他一定是因為劇團負債太多了，正在找人來贊助。

服：說的也是，現在看戲的觀眾是愈來愈少了。難怪劇團的經營有出現問題。不過也真是太辛苦他了，身兼團長，導演，還要出去為我們找贊助。哎。

助：是呀，導演為了我們真是太辛苦了，哎，導演什麼都好，就只有心太軟這個缺點。

服：好了。我要先進去工作了。

△服裝走下場，阿贛走到舞台邊打電話。

阿：好，我知道，我最愛你了，好不好，真的，你要相信我。

助：阿贛，不要偷打電話。

阿：啊，我不講了，我要工作了，(回頭)是你喔，我還以為是舞監呢？

助：我，你就不怕了。

阿：你，我怎麼會怕。

助：我要去跟舞監說。

阿：好好好，我的小祖宗，我最怕你了。

助：怕就好，我有看見導演嗎？

阿：沒有啊。

助：你跟導演不是室友嗎？

阿：是啊。

助：聽說他現在正為了劇團的贊助，忙的不可開交。

阿：好像是這樣，你怎麼知道的。

助：服裝說的。

阿：原來大家都知道了。

助：不過我覺得不是，他好像是玩股票賠了不少錢，現在在躲債主。

阿：對啊，自從阿扁總統上任以來，股票就一直跌，說他是在躲債主也很有可能。

助：哎，導演什麼都好，就只有愛玩股票這個缺點。

阿：好了，我要再去回一通電話，你好好坐在這休息。

助：你是不是常換女朋友啊，不然那那麼多女生打電話給你。可是你長的又不是挺帥的。

阿：啊，小孩子不懂啦。(看見舞監走出)舞監來了，我先走了。(阿下場)

監：你沒事幹嗎，還在聊天。

助：沒有啊，我很忙的。

監：導演找到了嗎？

助：沒有。

監：可惡，要演出了還不來。

助：舞監，我跟你說一件事喔。

監：什麼。

助：聽說，導演因為股票賠了很錢，被債主逼得快跳樓了。

監：你怎麼知道的。

助：阿贛說的啊，他可是導演的室友，又是他最好的朋友，知道的當然比我們多了。

監：當初就叫他不要再玩了，他就不聽。

助：不過我覺得不是，上次捐血中心寄一張通知給他，我有偷看到，好像有一欄呈陽性反應。

監：那一欄。

助：就是 AIDS 那一欄。

監：什麼，AIDS，那我不就也有可能。

助：你怎麼那麼緊張，難道你跟他…

監：你別亂說，我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助：喔，這樣，導演也真可憐，年紀輕輕就，哎。其實他什麼都好，就只有性生活不正常這個缺點，聽說他還有跟男人…

監：夠了，快去做你的事。

助：我還沒找到導演。

監：不用找了，等一下我排完我自己去找，快去工作。

助：是。

燈暗--

第四幕

場景：天堂，四周皆白，舞台中有一公園，學生躺在公園椅上睡覺。

燈亮

△一位天使走出，手拿記錄簿

天：小子，你該醒了吧。

生：這裡是那裡啊？不是說要見上帝嗎？

天：這裡是天堂。

生：天堂，那你就是上帝囉，我以前都不知道上帝是女的。

天：我不是上帝，我只是個天使，你就是阿贛找來的人嗎？

生：阿贛，沒有沒有，我沒有說髒話，我只是唸那個名字，那個人好像好叫李家贛，我想應該是吧。

天：那相信他已經告訴你世界末日的來臨，還有帶你來的目的了。

生：世界末日我是知道了，但是我來這裡的目的，我還是不太清楚。

天：阿贛這小子。

生：天使您說髒話嗎？

天：沒有，我是說阿贛這小子，每次都不說清楚，把人帶來，害得我要一個一個再重新說明一遍，其實找你來，是來幫忙在世界末日後所造成的龐大事務。

生：是什麼事務。

天：你知道死後審判嗎？

生：知道，在人死後審判後，善者上天堂，惡者下地獄。

天：對，在世界末日來臨時，死亡的靈魂一下子增加太多，我們的天使太少，所以找些自願者來幫忙，分擔一下我們的工作量。

生：我一定要答應嗎？

天：你有權利選擇，如果你選擇不要，我們可不會為難你，而且會送你回去，不過你到過這裡的記憶全部喪失。

生：哦，是嗎？對了，我有個問題，答應對我有什麼好處？

天：我說過了，我們是徵求自願者，不是利益的交換，不過，如果你幫了天堂的忙，是可以讓你們永遠留在天堂。

生：留在這兒？

天：對啊，就像聖經上講的「得永生」。

是可以上天堂，不過，我並沒有信基督教，因此，還是不能留在天堂，所以我就改信上帝了，其實，我是信媽祖的。

生：你的信仰可真廣泛啊。

阿：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這世界是他們當道。

生：也對。對了，你的名字，怎麼這麼好玩。

阿：不會呀，李家贛，家中之主幹，很有意義呀。

生：阿贛阿贛的叫，挺難聽的。

阿：父母取的，再難聽也都有它的意義，況且大家阿贛阿贛的叫，久了也就習慣了，而且很好玩，有時還覺得蠻好聽的。

生：是啊，你怎麼會來做天使的呢？難道得永生就是留在天堂上做天使呀。

阿：不是的，是有意願，經過考試才可以做的。

生：那做天使一定有什麼好處，不然你怎麼會想做。

阿：怎麼可以這麼想呢？為上帝服務是至高無上的榮譽。

生：少來了，你又不是純正的基督徒，何必說得如此冠冕堂皇。

阿：好吧，告訴你可以，不過你不能告訴別人，尤其是那些天使。

生：可以。

阿：其實我是為了可以常回人間，因為只有當天使才有通行證。

生：通行證？

阿：上帝地位崇高，有事與人間聯絡，自然不用自己去，這時天使就是天堂與人間的連絡管道，所以每一位天使都具有來往人間與天堂的能力。

天：你常回人間是為了什麼？

阿：其實我在人間還有個女兒，我要常回去看她。

生：原來你還有女兒。

阿：說到我這女兒，實在很可憐，她從小父母就因車禍而去世，她也因此而瞎了，我見她在孤兒院很可憐，就收養了她，反正我也只有一個人，多一個她做伴挺好的，平常我開完計程車，就會去孤兒院看她。

生：那你死了，她不就很傷心嗎？

阿：不會的，她不知道我已經死了

生：怎麼會？

阿：這就是我要做天使的原因，因為如此，我才能定期去看她。

生：原來如此，想不到你是一位這麼有愛心的人，可是你也不能永遠如此，有一天她還是會知道的。

阿：我知道，不過只要撐過那一天就沒關係。

生：那一天？世界末日？

阿：嗯，到了那一天，她也死了，就不會為了我的死而難過了。

生：也對，那你是怎麼死的？

阿：有一天開完計程車，碰上有人酒醉開車，差點撞到一個小孩子，為了救那個小孩子，我就被撞死了。

生：你可真是個好人。

阿：這也是我考得上天使的原因，我操行成績可是全部人中最高的。好了，我們可以走了吧？

生：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我可以見上帝嗎？

阿：你要見上帝，不要吧？祂人挺不好相處，到時候你說錯了什麼，我們倆就糟了。

生：不會的，我會小心的，請你帶我去見祂。

阿：不要啦，見祂有什麼好的？不如我帶你去別的地方逛逛。

生：我有幾個問題要問祂，很重要！

阿：你真要去見祂？

生：真的。

阿：好吧，我帶你去，不過，我不能保證上帝要接見你。

生：謝謝。

（阿贛，學生出）

燈暗

（公園椅出，此時為空舞台）

生：這裡怎麼這麼暗啦，什麼都看不到。

燈亮

上：是你要見我嗎？

生：您就是上帝，您在那裡，為什麼我看不到？

上：上帝的形象，豈是你如此的凡人可識見的？說吧，你為何想見我？

生：我只是怕我無知問題會使您生氣。

上：放心吧，我不會生氣的。

生：您能允許人懷疑您嗎？

上：你們只是愚昧的人民，豈能完全了解我的旨意？說吧，你有什麼疑惑的？

生：我們人都是上帝您所創造的嗎？

上：當然。

生：那為何使人有原罪，而不使每個人都是完美善良的個體，使得這社會沒有任何罪惡的產生？

上：因為人都是不完整的成品，所以必經過真理的洗禮，而成為完美的人。

生：您所指的便是基督教的教義。

上：不錯，那些教義，便是真理。

生：那那些有罪的人的下場呢？

上：這就是為何我要制定死後審判的原因，在人死後，經過審判，就可分辨善惡，善者上天堂，惡者下地獄。

生：那如果是個好人，卻不是相信真理的人呢？

上：那也只有去地獄，直到他能真正了解真理。

生：您既創造人類，為何又要有世界末日？

上：在那一天是總審判日，我所制定的世界必有一終點，總審判日就是終點。

生：在您審判之後，善者上天堂，惡者下地獄？

上：沒錯

生：那是不是因為您無法控制您所製造的人類，其必須透過其一生來檢驗其為良品或不良品，良品留在天堂，不良品就丟到地獄。

上：荒唐，我是萬能的天神，什麼是我不能控制？

生：既然如此，那就是你很無聊，故意給人有缺憾，而最後再來審判篩選。

上：大膽。

生：對不起，我失言了，您不生氣吧？

上：算了，你還有問題要問的嗎？

生：依據您聖經上的旨意，您賦與人有自由意志，可任意選擇？

上：沒錯。

生：但是，您卻要求所有的人要相信您，這是自由嗎？倒不如一開始就限定人的思想，讓所有的人都相信真理，就不用傳送福音這麼麻煩了。

上：人是沒有足夠的智慧去選擇正確的事物，所以我以傳送福音的方式告訴我的子民正確的方向是什麼。

生：這就奇怪了，人既然是您所創造的，您何必設計人有自由意志，又去傳送福音這麼麻煩，難道又是您無聊？

上：大膽

生：對不起，我又失言了，我的意思是您給的選擇就像是一個飢餓的人，您給他有麵包和毒藥的選擇，吃毒藥會死，吃麵包成為您的信徒，他在為了生存之下選擇了成為您的信徒而吃麵包，但是，這倒不如直接給他麵包，反正，結果都一樣，沒有選擇的餘地。

上：你到底說些什麼，阿贛

生：上帝您剛才是在說髒話嗎？

上：阿贛，快出來把他帶走，我不想再見到他。

（阿贛跑進，上出）

生：上帝，我還沒問人要如何自救，我還有問題。

阿：夠了，夠了，你看你都把上帝氣走了，這下糟了

生：我只是提出我對基督教真理的想法，應該沒關係吧。

阿：你當然沒關係，你又不是天使，不用每天對著祂，我就慘了，祂一定會怪我帶一個神經病來煩祂，嚴重的話，祂會取消我天使的執照，這樣我就不能回家看我女兒了。

生：我想上帝應該是寬宏大量的吧，沒那麼嚴重吧。

阿：那可不一定吧，畢竟這世界祂最大，祂要怎樣就怎樣的。

生：放心好了，我想上帝是既明理又開通的人，不會怪我亂講話吧。

阿：希望如此，好啦，我們快走吧，我帶你下去人間。

生：不要那麼早下去嘛，你再多帶我到別處去晃晃，這裡挺好玩。

阿：好玩，玩到最後，我的天使職位都會被你玩掉的，快走吧。

生：好吧，那我什麼時候要回來。

阿：我到時候會通知你的。

生：喔，那我回去要幹嘛。

阿：你想幹嘛就幹嘛，有什麼未了的心事盡量去完成就對了。

生：喔，這樣。

阿：快走。

生：好，我自己會走，別拉我。

燈暗--

燈亮—劇中劇

△工作人員換台，舞監在一旁打電話。

監：好好，確定是陰性，謝謝你，我以後一定會再去捐血的。幸虧沒事，不然真被他害死了。喂，舞台換的這麼慢，真正演出怎麼辦。

台：是，舞監，我們快好了。（舞監下場）

燈暗--

第五幕

場景：廢棄工廠

△女記者被綁坐在椅子上

燈亮

記：這裡是哪裡呀？我怎麼會在這裡，我怎麼會被綁著，這裡這麼暗，我又被綁，糟了，我一定被綁架，救命呀，救命呀，有沒有人呀？快來救我呀，我被綁架了，救命呀，啊——

不行，我要冷靜，我要想辦法逃出去，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剛才叫這麼大聲都什麼反應，這裡一定很偏僻，怎麼辦呢？救命啊，救命啊，不行，我一定要冷靜，冷靜，冷靜，趁著好像沒人看管的時候逃走。

這繩子綁得可真緊，都沒辦法掙脫，早知道就去學脫逃術，現在就可以逃走了，哎呀，這附近真的都沒有人了嗎？救命呀，也不知道現在是幾點了，看看外面天色好像都暗了，這樣我怎麼來得及播報新聞，公司不知道臨時能找到人上主播台嗎？不知道會找誰上，會不會找雅芳上呀？如果是就糟糕了，她這人最會拍馬屁了，每天又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常常跟我作對，老是說我壞話，一心想幹掉我，搶我主播的地位，如果是她上我就完了，有沒有人呀，救命呀

（一邊叫，一邊跳）

（一黑衣人走進）

記：啊，你是誰，快放我走，救命呀。

（黑衣人把她拖回原位，並開始到處找尋膠帶）

記：你是誰，你要幹嘛，我家很窮沒什麼錢呀，而且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是電視新聞的主播，我後台可是很硬的喔，你趕快放開我。

喂，你有沒有聽見，還是是覬覦我的美貌，想要對我不軌？

（黑衣人走近）

你不要過來，你要幹嘛？啊——

（黑衣人拿膠帶封住她的嘴）

黑：終於安靜了，你知道你很吵耶，我從外面老遠就聽到你的聲音。

記：嗯～

黑：你想知道我是誰？要對你幹什麼？我老實對你說好了，我就是你在報導的公園之狼，把你綁起來，就是要強暴你。

記：嗯——

（黑拿出袋中的東西吃）

黑：我也有幫你買，不過你太吵了，等你不再大呼小叫，再給你吃。

記：嗯——

黑：你要吃嗎？不過我警告你，你千萬不要再大叫了。

（黑撕掉記之膠帶）

記：救命啊——

黑：吵死了，這附近荒山野嶺的，你叫破喉嚨也沒用的。

記：救命啊——

黑：你不信啊，我幫你叫，救命啊——，你看都沒反應，而且你最好不要叫，你一直叫反而會引起我的性慾，讓我現在就想強暴你。（記者住口）怎麼，不叫了，不叫了，就吃東西吧。

（黑撕麵包餵記吃，記不吃）

黑：你不吃，不吃就算了，我自己吃。

記：你是誰，為什麼要把我綁在這兒？

黑：我不是說過了嗎，我是公園之狼，要把你強暴。

記：你為什麼要找上我，我只是一個無辜的人。

黑：虧你還是記者，問出這麼沒有知識的問題，你不知道根據統計大多數強暴案件的罪犯都是臨時起義的嗎？而且不是我找上你，是你在找我。

記：我那有啊。

黑：你不是在公園到處問人有關我的事？

記：我想起來了，你是那個看報紙都不說話的人。

黑：對，所以在你下班後，我就把你帶來這邊了。

記：這裡是那裡？

黑：這裡就犯案現場，我把女孩子弄昏了，都會帶到這來。

（黑繼續吃東西）你真的不吃？

（記搖頭，一會兒開始哭）（黑轉身要走）

記：你要去那裡？

黑：我先出去，等你哭完了，我再進來。

記：你不要走啦，你走了剩我一個人更可怕。你也不要過來，你站在那就好了。

黑：好吧。

記：現在幾點了？

黑：大概是七點多了吧。

記：七點多了，那不是開始晚間新聞了嗎？

黑：對啊，我在買東西的時候，新聞好像正要開始。

記：你有沒有注意新聞主播是誰？

黑：我有一點印象，好像叫什麼雅芳的。

記：什麼，我完了，我要被幹掉了，都是你啦，沒事把我綁到這來，讓那個女人有機可乘。

黑：對不起。

記：你以為對不起就算了，趕快放我回去。

黑：我還是不能放你回去，我還沒有把你給強暴。

記：好吧，你既然要強暴我，現在就來啊，我想趕快回去電視台。

黑：不急，新聞快播完了，你回去也來不及了，至於強暴你，等等再說，你還是安靜在這坐著吧。

記：喂，我餓了，我要吃東西。

黑：吃吧。

記：我被綁著怎麼吃，不用你餵我，你把我手鬆綁，我自己吃。放心，我不會逃走的。

（開始吃東西）

記：喂，你真的是公園之狼嗎？看你的樣子，斯斯文文的不太像。

黑：人心隔肚皮，以外表判斷人並不可靠。

記：我覺得很奇怪，我所見過或聽過的強暴犯，都是一下就把對方強暴，而且就逃逸無蹤，你為什麼要把我綁到這來呢？

黑：我覺得那樣太像野獸了，我不喜歡。

記：可是強暴本來就是一種野獸的行為。

黑：你說什麼。

記：沒有，對不起。

黑：其實我也知道，但是我這麼做有不得已的苦衷。

記：你該不會像陳進興一樣，把強暴視為一種不得已的行為吧，把自己的需求視為理所當然。

黑：當然不是。

記：那是為了什麼？

黑：因為，算了，不要再說了。

記：我有個問題，你是用什麼方法強暴以前那些女孩子的？根據檢查，她們都沒有被強暴的跡象。

黑：我沒有強暴她們。

記：什麼。

黑：我只是把她們弄昏，弄得衣衫不整的就送回公園。

記：為什麼？

黑：因為我下不了手。

記：是因為良心發現嗎？

黑：或許吧，還是應該說因為我害怕女人。

記：害怕女人？

黑：更正確的是，應該是害怕那件事吧。

記：哪件事啊？

黑：做愛。

記：哈，我第一次聽說強暴犯害怕做愛。

黑：你不相信就算了。

記：既然害怕，為什麼要去強暴別人？

黑：因為我既害怕又想嘗試，這是唯一的途徑。

記：怎麼會呢，如果你真的想嘗試，你可以去嫖妓啊

黑：那太可怕了，那邊的女人太主動了，我有點害怕。

記：所以你把人抓來，因為這樣你是主動，你就不會害怕？

黑：我就是這樣想的，但是還是很難做到，所以抓來的人，我都放走了。

記：那你為何要把她們弄得衣衫不整？

黑：本來要把她們強暴，現在沒有，如果不弄得像一點，不就很沒面子嗎？

記：原來如此，我想你也不會強暴我了，放了我吧，我不會報警的。

黑：不，我要強暴你。

記：你不是說你害怕，怎麼又……

黑：我沒時間了，你是我的最後機會了。

記：你怎麼會沒時間呢？你還很年輕，還有很多機會。

黑：你知道世界末日嗎？

記：怎麼突然提到這個？

黑：因為世界末日快來臨了

記：你腦子是不是有問題

黑：所以我這幾天就會被接上天堂做一些職前訓練。

記：你還好吧？

黑：請你相信我，我是說真的。

記：我相信你，可是要我相信什麼？

黑：世界末日啊，其實我也知道這很難讓人相信，上次那個小曼也不相信。

記：小曼，她是誰？

黑：她是我找過的一位妓女。

記：你既然找過妓女，你怎麼會不知道做愛的感覺是什麼？

黑：我逃走了。

記：你逃走了？

黑：我們正要開始的時候，我因為害怕，連衣服都還沒穿好，就奪門而出了。

記：怎麼這麼誇張。

黑：我也不知道，當時的念頭就是想逃。

記：你這麼害怕，又何必堅持一定要嘗試呢？

黑：我也不知道，自從知道日子不多了，腦子就一直在想這件事，其他事對我似乎好像都不重要了。

記：看你的樣子，好像真的一樣

黑：它本來就是真的，不過，我常覺得它好像假的一樣，好像做夢一樣，不過是真的也不錯，反正我的人生無聊乏味，再過下去也是一樣，早點死去，也算是一種解脫。

記：世界末日真的會來臨嗎？

黑：就我所知，是的。

記：你不是開玩笑的吧？

黑：我想應該不是吧。

記：怎麼可以，我還那麼年輕美麗，就這樣死去，不是太可憐了嗎？

黑：是很可憐，不過我也沒辦法。

記：況且我還沒結婚，人生的享受都沒有過，就這樣死去，還有我的理想不就.....

黑：人無法完成理想是件可惜又無奈的事，你的理想是什麼？

記：我的理想？

黑：對啊，人類因有理想而偉大，想必你的理想一定很偉大，很有意思。

記：嫁個有錢人。

黑：嗯，然後呢。

記：沒有然後了，嫁了有錢人，不愁吃，不愁穿，每天蹺著腿過少奶奶的日子還有什麼然後呢？

黑：.....

記：我一直在電視台中踩著人家的頭爬來爬去，不就為了多認識些富家公子，盼望能被哪個相中，以後就不用在外忙東忙西，在家躺著幹就好了。

黑：也算是個理想，總比我每天渾渾噩噩的過日子，從不談什麼理想抱負。

記：你真的什麼理想抱負都沒有？

黑：小時候有過，不過那是不可能的

記：那是什麼？

黑：小時候有立定志向要當個出色的畫家，不過家裡反對我畫畫，以後就不敢再妄想了。

記：好可惜喔，這樣扼殺一個人的夢想，說不定你原本真的可以成個出色的畫家。

黑：我想以我的能力，也不可能成功。

記：你別這麼說，這世事難料，說不定現在重拾畫筆，有朝一日，你便能成功的嘛。

黑：有朝一日，恐怕時間不會等我的，世界末日來了，有無理想夢想，一切都不重要了，不是嗎？

記：雖然如此，我依然對自己感到可惜，我還很年輕呢

黑：不用多說了。(走向記)

記：你要幹嘛？不要過來，我們不是聊得很開心，你，啊。(黑解開繩子)

黑：你走吧，我還是下不了手。

記：謝謝，可是你不是說這是你最後的機會，你放了我，那你.....

黑：沒關係，跟你聊天的時候，我突然了解了有沒有去感受那件事，好像並不麼重要了。

記：是嗎？那你要把我弄昏，然後弄得衣衫不整嗎？你來吧，我有心理準備的

黑：不用了，你走吧，你不是要趕回電視台去爭你的主播位子，走吧。

記：好吧，那我先走了，你一個人留在這沒關係吧？

黑：你走吧，不用在意我。

記：那我走了，我真的走了，拜拜。

(記走下場，黑整理舞台，記回到舞台)

記：反正那麼晚了，趕回去了也沒用了，你手上那個袋子是裝什麼？

黑：是平常的一些素描。

記：可以借我看嗎？

黑：可以。

記：畫的不錯嘛！為什麼這幾張都是被綁著的女人？

黑：她們是以前被我綁來的人，我無聊隨手幫她們畫的。

記：那有我嗎？

黑：你醒得太早了，沒來得及畫。

記：那你現在幫我畫一張好嗎？

黑：可以呀。

記：不過我不要被綁著的。

黑：好呀。

記：而且你要畫漂亮一點的，這個姿勢可以嗎？

黑：可以。

記：不要不要，我換個姿勢，這樣呢？還是這樣呢？

黑：你決定好了嗎？

記：從小到大沒被畫過好緊張，好了，就這姿勢，很漂亮吧？

燈暗

記：對了，我鼻子有點扁，你要畫高一點，還有嘴巴要畫小一點。

黑：你不要吵了啦。

記：對不起，還有我的臉要畫小一點喔，謝謝，還有我的身材，喂，你不要走嘛，你不是要幫我畫的嗎？等等啦。

第六幕

場景：公園，學生坐在公園看書。

燈亮——

△ 黑衣人走進，坐在公園椅上。

生：你是要準備上天堂的人嗎？

黑：你怎麼知道。

生：是阿贛對我說的。

黑：阿贛。

生：對啊，就是公園那個流浪漢。

黑：原來他的名字叫阿贛，真好玩。那你…

生：我也是要上天堂的人。

黑：奇怪，時間到了，他怎麼還沒來。

生：喔，他一定在講電話。不是不是，他說他要去看他女兒，會晚一點到。

黑：喂，你這段時間都做些什麼事。

生：也沒什麼，跟平常一樣。

黑：就要離開人間，你真沒什麼要做的。

生：沒有，那你呢。

黑：我呀，有點不好意思，(小聲)做愛。

生：喂，你真變態。

黑：什麼變態，我是很正常的需求。

生：是喔，那你是去嫖妓了。

黑：去是去了，不過那邊的女人太主動，很恐怖，我就逃走了。

生：是嗎，那一家。不是，不是，那你怎麼辦。

黑：我捉了一些女生要強暴她們。

生：你太過分了，咦，你就是那個公園之狼。

黑：你知道我。

生：對啊，你很有名喔。

黑：真不好意思，對了，我要解釋一點，我雖然捉了她們，但是我都沒對她們怎樣，就放了她們了。

生：那你不就不能嘗試那種感覺了。

黑：我做過了。
生：怎麼做的，難道是自己…
黑：是個記者跟我做的。
生：那感覺如何。
黑：沒什麼感覺。
生：為什麼。
黑：老實說我有一點害怕那種事，所以她叫我吃迷幻藥，就是最流行那種 FM2，吃完後迷迷糊糊就做了。
生：這樣有什麼意思。
黑：至少我不是處男了啦，這對我可意義重大哎。對了，你帶著那一大包是什麼？
生：是一些飲料、餅乾，我怕路上無聊，可以吃東西解悶。
黑：你以為你是去遠足嗎？
生：那你呢？你帶了什麼。
黑：我只帶了一張金卡，今天早上去辦的，就不用帶什麼雜物。
生：上面有的刷卡嗎？你神經病呀。
黑：對喔，我怎麼沒想到呀，我真笨，有了，我還有一張卡。
生：器官捐贈同意卡。
黑：對呀，孫叔叔說有這張卡，死後就可以遺愛人間。
生：可是我們是在這世界消失，你還有什麼器官可以捐贈？
黑：對喔，我又笨了一次
生：奇怪，阿贛怎麼還沒來。
△一教會代表走出。
生：你是誰，不是阿贛要來的嗎？
黑：你一定是代替阿贛來接我們的。
代：什麼阿贛，你們這個劇團的人怎麼都滿口髒話。
生：舞監，她是誰，怎麼到台上來搗蛋。
△舞監走出。
監：你是誰。
代：我是基督教會代表，你們沒收到通知嗎？
監：什麼通知。
代：這部戲被禁演了。
監：禁演了，為什麼。
代：因為這部戲內容充滿犯罪、色情而且還有褻瀆上帝的言詞，況且現在美國 911 恐怖自殺攻擊事件才剛剛過不久，凡是有誤解基督教義的言

論或演出，都有可能被美國視為宗教狂熱份子。所以新政府開會通過，禁演這部戲。我記得我有通知你們團長。

監：怎樣會這樣，可是我們票都賣出去了。

代：我不管，你們趕快收拾乾淨離開吧。(代下場)

監：可不可以通融一次，排助快去找導演啦。(舞隨代下場)

生：你知道怎麼回事嗎？

黑：好像是因美國 911 恐怖自殺攻擊事件而被禁演了。

生：想不到美國人還真的管的很寬。

黑：沒辦法，這個世界他最大嘛。

生：對啊，那晚上不演，我不就沒事幹了。

黑：咦，我有個好建議。

生：什麼。(黑細語)

生：燒中山堂，不好吧，你不怕被發現呀。

黑：哎，台中市那麼多火災，也沒聽說有誰被捉的。

生：也對，說到中山堂我就有氣，要不是中山堂租金太貴，我們幹嘛來這小不拉嘍的舞台演。

黑：對啊，所以我才想去燒它。

生：對，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好，我跟你去。

黑：走。

△ 生、黑下場，舞監走出。

監：咦，人都到那去了，排助，倒底有沒有找到導演。可惡，戲被禁演了，人還不知道死到那去了。好像一切都不干他的事。

場外：失火了，中山堂失火了。

監：什麼，台中又失火了。

△ 一群人衝出，監拉住一人(甲)。

監：你要去那。

甲：去看火災，晚了就看不到了。(下場)

△ 排助衝出。

監：你要去那？

助：看火災啊，火災是台中的特色耶。

監：導演你找到了嗎？

助：不要管他了啦，看火災重要(下場)

監：啊---，我好像神經病一樣，根本沒有人重視這部戲，我幹嘛累得像狗一樣，而且這部戲又這麼爛，這年頭誰會理什麼世界新末日啊，天啊。

呢？

阿：還不是希望藉由美國 911 事件的宣傳，再創昔日的高票房，這樣就可以避免劇團倒閉的噩運。

助：導演真是想太多了。

阿：對啊。那這部戲要怎麼辦。

助：演員、觀眾都去看火災了。所以不演了。

阿：怎麼可以，我難得可以演戲…

助：好吧，君子有成人之美，不然我就陪你演好了。終於能演戲了，那我先去換戲服了。(下場)

(手機響，接手機)阿：喂，我要演了啦，不要再打了，我知道，我愛你啦。(下場)

燈暗—

第七幕

場景：公園，一個女生在公園椅

燈亮

△阿幹走進，看到女，上前聊天。

阿：小姐。

女：有什麼事嗎？

阿：你知道世界末日嗎？

女：不知道啦。

（阿坐到女旁）

女：你要幹嘛。

阿：你知道聖經和拿氏的預言嗎？

女：我不知道，你是誰，你要幹嘛？

阿：我是天使啦，你知道推……（看小抄）推背圖燒餅歌嗎？

女：你到底要幹嘛？

（阿搭女的肩）

阿：我要告訴你，世界末日的祕密。

女大叫：啊，神經病。

（打流一巴掌）

阿：又失敗了，女人真難溝通。

（看向另一邊）

阿：小姐，你知道世界末日，你知道聖經還是什麼燒餅歌嗎？

（阿出場）

燈暗

-END-